



开栏语

潮起南海,文攀高峰。在南海这片热土上,我们将以文学为舟,启航诗性与理想的远行。由广东省汇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支持的《南海文学一



马兰花

袁伟建

在乡下,40岁的马兰是人们茶余饭后热衷八卦的对象。刘大爷说:“多好的姑娘,打着灯笼都难找。”

最终经不住马兰的苦苦哀求,祥子答复马兰,让马兰等他六年,他回家乡的乡村小学教满一届,就去找马兰。

天有不测风云,祥子回到家乡任教第三年。2008年那场大雪,他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去给大山里的一个学生做家访,返回时,天黑路滑,摩托车和人一同摔入山崖下。

马兰给祥子打了无数遍电话,发了数不清的短信,都如泥牛入海。突然联系不上祥子,她的心像被掏空了。

刚开始,外面传言马兰在省城读研时,谈了个男朋友,最后被人甩了,回村里教书,只是回家疗伤。

马兰在村小学一待就是六年,在这六年里,马兰所在的班级没有一个学生退学。曾经怀疑她会离开的乡亲,从外边打工回家就到马兰家打听自家孩子的情况,并拜托马兰严格管教,希望孩子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。

马兰在省城读研的时候,谈了一场炽热的恋爱。她爱的男生祥子也来自偏远农村。当年保送到湖南师大,在校时就出版了诗集,加入了省作协。

马兰是祥子的师妹,她对祥子的迷恋,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港台明星。马兰甚至规划好了他们的未来,留在省城教书,让祥子去省电视台做记者或省某某杂志社当编辑。

然而让马兰没想到的是,祥子选择回自己的家乡教书。他告诉马兰,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乡村教师,他父亲在5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。是他的母亲一手将他抚养长大的,他答应过母亲,毕业后回到家乡接母亲的班,继续当一名乡村教师。

马兰说:“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,好不容易能在省城工作,那可是无数大学生的梦想啊!”

不知过了多久,她醒过来,发现自己躺在床上,一位白发苍苍的妇人守在床前,她的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。

“兰兰,别怪阿姨自私,祥子从小就没了父亲,是村里接济我们娘俩。我就想着祥子毕业后回村里教书回报乡亲,只怪祥子命不好。孩子,祥子生前跟我讲过你们的事,他日夜思念着你,这是他生前每天给你写的情诗,还有一个学生家访调查笔记本,现在托付给你保管,他在后山上坡种了许多马兰花,他就睡在那里。”

第二天,天还没亮,马兰悄悄起床,把随身带着的五千元工资压在被子下

边的红木棉,今年的木棉花开得早,火焰般的花朵,苍劲的枝干,直挺挺地站在一旁。更远处还有粉的异木棉、紫的紫薇树、橙的长寿花,点缀在红绿灯旁的路基花坛。透过一扇小窗,就能看到满眼欢欣的春意,更何况大好河山呢!难怪多少文人墨客,喜欢赏春、赏花。

看罢窗外美景,脑袋清醒了,赶紧把儿子叫醒,我这“人工闹铃”嘴里念叨着刚上一年级的他新学的“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”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,他终于不情不愿地完成了今天第一个“必做清单”——早起。虽然暂时没有远方,还好有诗。正因为如此,每一天都有新的韵律在耳畔响起。

走出家门,小区保洁阿姨扫着“昨夜凋碧”的叶子,沙沙作响,晨露未干的叶子在晨曦温暖的光中搅拌,为早起的人们献上芬芳的奶酪。街头巷尾,路边小摊的叫卖,远处洒水车的音乐,交警叔叔的哨子急促地提醒行人,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,日复一日的日子隐藏着最美的诗,诉说着生活的故事。

当然,生活也并非总是遂人愿,每天都如诗如画,月下花前的。更多时候,苦与甜交织相伴,困厄也常常是人生的一部分,带着些许酸楚,却也蕴藏着成长的力量。

那一年,而立之年,命运让我

面,然后来到祥子坟前祭拜了他。坟前长满了马兰花,她想起刚认识祥子的时候,祥子给她写的第一首情诗《马兰花》。

马兰打开祥子写给自己的那些情诗,不由得想起在学校的幸福时光,和祥子第一次约会,祥子便说:“你的名字很特别,像我乡下路边的马兰花。”后来祥子的宿舍摆满了一盆盆马兰花,在他回到乡下教书时,教室也摆放着马兰花。

另一本笔记,是祥子三年来,记录着翻山越岭做家访的心得,还有当地村民生活的艰辛。

马兰研究生毕业后在省城一所私立学校教英语,男友祥子的突然离去,让她决定完成祥子未完成的使命,回到乡下教书。

去年马兰被评为省优秀教师,省委书记亲自为马兰颁奖。有记者要采访马兰,她告诉那位记者,还有一人更值得去采访。马兰带着记者从省城驱车三百多公里来到祥子的家乡。

晚间新闻插播了这样一个镜头,省优秀教师马兰把荣誉证书放在一个开满马兰花的墓地上,身后整齐站着一群戴着红领巾,身穿校服的少年唱着“马兰花,马兰花,风吹雨打都不怕,勤劳的人在说话……”



又到木棉花开时

吴玥

岭南的春天总爱与捉迷藏。当北国尚裹着料峭春寒,羊城的天穹已泼洒开一缸蓝釉,阳光在云层间流转,就像小孩随手涂抹的油画,凌乱之中又有些说不出的灵气之美。

不像黄铃木的灵动活泼,木棉花开的地方往往是静悄悄的,时光在这里奢侈地流淌。

“啪啪啪——”火红的、炽热的木棉花早已熟知水满即溢的道理。在枝头绽放的时刻就是从枝头坠落的征兆,一朵朵,一片片,像回家的孩子,热情将老人的棋盘撞个满怀,落在旧时光里,氤氲出不一样的滋味。

老人呷一口茶,笑眯眯地看着木棉花开、木棉花落,棋盘上的棋子起起落落,是生活,更是人生。

小小的孩童还在蹒跚学步,就已经学会了将口袋变成春天。一朵朵木棉花被小手捡起来,塞在口袋里。他们总爱仰着脖颈,

数花瓣,却永远数不清这场绯色的雨。他们攥着被花朵染红的小手掌,在衣兜里藏进整个春天。

再晚些,这些被太阳晒干了木棉花就会走进人间烟火里,变成一碗碗鲜香的木棉花汤。暮色初临,阳光穿过花瓣的脉络,在汤锅里绣出细密的字来,翻来倒去只有一个字“鲜”。

木棉花开了落,木棉花下的故事却没有尽头。青年男女们在树下相识,漫漫花瓣为这春天的缘分又增加了几许浪漫的气息。婴儿车经过,车篷上落着半朵木棉。婴儿咯咯笑开,粉拳伸向虚空,仿佛要攥住那些飘摇的春日信笺。

木棉花开了呀,像小朋友的眼睛。孩童的脸上还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,指着枝头的花朵唧唧呀呀,老人便顺着孩童的眼睛,再次回顾生命中的无数个春天。

春天来了,春天来了,木棉花们也叽叽喳喳地和鸟儿们报告着春天的讯息。鸟儿的羽毛更加鲜亮,叫声更加急促,用翅膀的拍击跨越城市与农村的界限,让春的讯息传播得更远。

这座城市的春天,就这样被木棉树温柔地收拢在怀抱里。当城市的冷漠试图吞噬烂漫的诗意时,这些倔强的红焰便烧穿冬日的坚冰,让每扇紧闭的窗后,都能听见春日里生命拔节的声音。

你看那枝头的新芽,不正是春天写给岭南的,永不褪色的情书?

把生活过成诗吧

吴璧庄

最近在网络上留意到一位“自媒体创作者”,网名叫“沂蒙二姐”,网友们送她外号“田埂诗人”“农民诗人”。

二姐在网络上不是一天两天了,但真正让她“火起来”的是一个朗读《这是雪吗》的小视频。那天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清晨,二姐发现下雪了,内心一阵狂喜,家乡好久都不曾下雪了,一下雪,麦子就有救了!

笔耕和农耕两不误,好一个“田埂诗人”二姐。我从内心深深佩服那些在繁忙和琐碎的柴米油盐中,还能品出风花雪月的可爱的人们。

清晨,看着还在熟睡中的儿子,挣扎地从被窝出来,为了清醒清醒脑袋,推开阳台的窗。初春的风带着珠三角地区独特的“黏糊”气息迎面扑来,低头看去,小区里那棵黄风铃木正开得灿烂,鹅黄的花朵犹如晨曦般的温暖,摇曳的枝头给路过的小鸟诉说着春天的秘密。

一点一点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复杂。在此之前,我只是一位无忧无虑的90后,从小享受着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,沐浴着和谐社会的阳光雨露,家中独女、小康家庭、毕业就业、结婚生子、成家立业。一切标签都是顺风顺水、心想事成。这一年,父亲离世,我第一次体会到了,原来人生中还有一种感受叫做死别。

随后是丈夫的离开,命运的敌意仿佛故意只压在我肩头。但是,还好有诗。苏轼说:回首向来萧瑟处。回头去看来时的风风雨雨,所有的一切皆非无缘无故。是啊,以前从来没有想过,经过了前面“何妨吟啸且徐行,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一切潇洒快意,为什么最后还要回首?因为人生漫漫,风雨兼程,谁就难在回首。谁愿意再回头呢?但是“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,下雨又怎样,晴天又怎样?风里来雨里去,斗转星移,天地明暗交换,我仍然是我。命运给我的一切,苏轼教我全都要接住。人生如逆旅,幸好还有苏轼。

所以,把生活过成诗吧。让每一天的清晨,翻篇另起一页序章;让每一个路口,都散发着未知的诗意;让每一次呼吸,都同频出美丽的诗句,点缀着生命的画卷。生活中的点滴,原来是如此珍贵,仿佛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首无声的诗篇。

南海的春天故事

潘嘉惠

春风的指尖拂过西樵山刚苏醒的脸
古榕的根须牵着春风的手轻摇
千年的石阶
悄然蔓延了新绿的苔痕
一朵红棉
落在魁星阁的檐角
点燃了
人间的香火

梦里水乡老街的骑楼
焕发着新颜
青砖间透着的
咖啡醇香
与早茶的雾气
在晨光中交织

肠粉的米香
勾勒出旧时光的美好
映月湖的涟漪
镀了一层醉人的香槟色
暮光之下
飞鸟衔走一片
破碎的晚霞

桂城轻轨站外
如潮的人群
从四面八方而来
又往四面八方而去
枝头每一片新叶
写着他们
未完的南海故事